

卷
三
四

金匱要略集註折衷

陳善同
識

金匱要略集注折衷卷三

漢張仲景原文

河南信陽胡毓秀補注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

問曰。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如被微風。遂得之。但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陳修園曰。此言血痺證。由於質虛勞倦。與他痺當分別也。血痺之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之人。形樂而志苦。志苦故骨弱。形樂故肌膚盛。然骨弱則不能耐勞。肌

膚盛則氣不固。若重因疲勞。則汗出。汗後愈疲而嗜臥。臥中不時動搖。如被微風。遂得而中之。風與血相搏。是爲血痺。但以血痺人。兩手寸關尺六部脉本自微濇。一見脉微。則知其陽之不足。一見脉濇。則知其陰之多阻。而其邪入之處。在於寸口。以左寸之心主榮。右寸之肺主衛也。今診其關上之寸口而小緊。緊爲邪微。又合各部之微濇。可知陽傷而邪因以阻其陰。必得氣通而血方可循其度。宜鹹引陽氣。令脉和緊去。則愈。

唐容川曰。以志苦解骨弱。既非尊榮人之定情。亦非致骨弱之定理。脉微濇在寸口。是一句。陳注將微濇分屬六部。而在寸口三字。謂是邪入心肺。不免添設。關上小緊。據下節寸口關上尺中分論。則知關上卽指關脉而言。陳注謂是關上之寸口。實屬矯強。謹按此節文頗明順。何必如是之鑿。吾特解之曰。血痺之證。從何得。

之師曰。夫尊榮之人。居安處逸。腎陽不振。則骨弱。飲食甘美。脾陰有餘。則肌膚盛。重因疲勞。腎陽外泄。肌膚不固。而汗易出。臥時或輾轉帳幄。有所搖動。受微風。陽不能衛陰。不能固。遂得血痺。身體疼痛麻木等證。診其脉。必微濇。見於寸口。知其陽虛也。關屬中土。關上小緊。知其肌膚爲寒。所滯致陰血凝濇之故。合論之。總是氣虛血滯。故宜鍼引陽氣。令微濇之脉和。而小緊之脉去。則愈。富貴人確有此種病也。修園之註。欠明。

血。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金匱要略集注卷三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二
陳修園曰。此節與上節合看。其義始備。血痺證。脉之通體。陰陽俱微。前言脉濇。今言微。而不言濇。以濇卽在微中也。寸口脉在關上者。亦微。尺中小緊。前言緊在關上之寸口。今言緊在在尺中。非前後矛盾也。邪自榮衛而入。故緊止見於寸口。既入之後。邪搏於陰而不去。故緊又見於尺中也。外證身體不仁。雖如風痺之狀。而實非風痺。以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經云。陰陽俱不足者。勿刺以鍼。而調以甘藥。茲方和榮之滯。助衛之行。甘藥中亦寓針引陽氣之義也。

唐容川曰。關上二字。陳注仍指寸口言。實爲矯強。吾特解之曰。血痺證。陰血凝濇。由於陽氣不通之故。其脉自應陽寸陰尺俱見微象。或寸口關上兩部脉皆微。而尺中獨見小緊。亦是陽氣虛。陰脈濇之象也。寸口關上尺中。明是三部對舉。何得誤關上仍作寸口解。

胡毓秀曰。上節言寸口脉微濇。關上小緊。此節言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關上診脾胃中氣。尺中診腎陽。總見血痺證。是脾陽腎陽兩虛。衛氣不充于肌膚。又因汗出。陽氣外洩。故風寒得入于血脉也。又按中風歷節血痺三證。皆是營衛氣血俱虛。不能衛外之故。故歷節血痺。仲景皆用宣達營衛之藥治之。惟中風歷節。是內外氣血俱虛。故風邪直中藏府。入筋骨。血痺僅在表之營衛虛。故風寒只入肌肉血分。與中風歷節又自不同。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

桂枝

芍藥

各三兩

生薑

六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煎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陳元犀曰。此卽桂枝湯去甘草之緩。加黃耆之强有力者。於氣分中調其血。更妙。

在倍用生姜以宣發其氣。氣行則血不滯而痺除。此夫倡婦隨之義也。

胡毓秀曰：此方主黃耆倍生姜，卽是宣達陽氣，其義可思也。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脈極虛亦爲勞。

陳修園曰：此以大虛二脈提出虛勞之大綱。意者色欲過度內損腎精，腎精損則真水不能配火，故脈大肌飽勞役過度內損脾氣，脾氣損則谷氣不能內充，故脈虛二脈俱曰爲者，言其勢之將成也。難經云：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腎者益其精，未雨綢繆，其在斯乎。

男子面色薄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

陳修園曰。虛勞病見於脉者。尙隱而難窺。而徵之於色。則顯而易見。男子面色無華而淺薄。主氣不布津而口渴。及失血過多而亡血。卒然或氣不順而喘。心不寧而悸。更診其脉。若脉之浮於外者。便知其裏之虛也。甚則爲眞陰失守。孤陽無根。氣散於外。精奪於內之證。可不畏哉。

胡毓秀曰。此陰虛之虛勞病。脉浮者裏虛。與上節脉大爲勞相同。謂在裏之陰虛。而陽浮於外也。面色薄。主渴及亡血。與首卷色白者爲亡血相同。經言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面色薄者。謂血脫不榮於面。只見氣之色。不見血之色也。血與水皆屬陰。亡血血傷。則津結爲痰。水津不能布散。故口渴喘者。肺病。悸者。心病。心爲火臟。主生血。血傷則火擾而神不安。故悸。火上刑金。津結爲痰。痰阻氣道。肺氣不降。故喘。總是血虛火盛。陰虛陽亢之故。陳注未能指實。

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
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
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痠削不能行。男子脈浮弱而濇。爲無
子。精氣清冷。

陳修園曰。男子勞而傷陽。陽氣不足。其脈虛沉弦。不關外邪。其身無寒熱。但病短
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爲陽傷之易見者。人所共知。而上虛則眩。當隨時自見
其目瞑。陽虛陰必走。有時兼見爲鼻衄。丹田氣海關元等穴。俱在少腹。元陽傷則
少腹滿。此爲勞而傷陽使之然。勞而傷陰之爲病。陰虛則陽愈熾。其脈浮大。手

足煩。春夏木火炎盛之時。氣浮於外。則裏愈虛而劇。秋冬金水相生之候。氣斂於內。則不外擾而差。陰虛而陽必蕩。故陰寒精自出。精枯而骨漸痿。故疫削不能行。此爲勞而傷陰使之然。男子精氣交虧。氣虧而脉浮弱。精虧而脉濇。爲得天之稟不足。當無子。蓋其人之精氣定是清冷。

唐容川曰。脉虛沉弦一節。是言陰虛。脉浮大節。是言陽虛。陳注謂上節亦是傷陽。誤也。蓋沉弦在裏。陽鬱于內也。故其外無寒熱。面色白。雖似虛寒。而其裏急小便不利。目瞑兼衄。少腹滿。俱見內熱壅發之證。是陰虛非陽虛也。其第二節。脉浮大爲在表。陽浮于外也。陽外浮。則陰孤于內。故陰寒精自出。其外雖見手足煩。而其內陽虛也。兩節互勘。極其精細。陳注混而無別。於脉證殊有未合。

胡毓秀曰。首節是陽鬱于內。脈虛沉弦。弦爲肝脉。弦而兼沉。肝腎之陽鬱于下。

也。熱鬱在裏，故外無寒熱。腎化氣而合於膀胱，肝腎陰虛，陽亢，水氣爲火，熱所耗，故裏急。上則短氣，下則小便不利，面色白，與面色薄及色白者爲亡血相同。皆血熱不榮於面，只見氣之色，不見血之色也。肝藏血而開竅于目，肝經血虛，火旺，風火上炎，則目瞋，血循經外溢，則鼻衄。少腹丹田血室，乃肝腎藏精藏血之所。肝腎精血兩虛，火擾其中，故少腹滿。二節脉浮大者，肝陽腎陽氣外浮也。陽浮於外，則陰盛于內，氣不攝精，故精自走出。春夏陽氣外浮，故病劇。秋冬陽氣內斂，故病差。三節脉浮弱而濇，又是氣血俱虛之證。蓋浮弱者，氣虛；濇者，血虛也。精者，水與血之所化，精非清水，必稠濃者，以其中含有血質也。惟其血虛，故精不稠而清，惟其氣虛，故精不射而冷。其無子由於精氣清冷，精氣清冷由於氣血俱虛。此三節各有實義。首節本係陰虛，而修園注爲陽虛；二節本屬陽

虛而修園注爲陰虛顛倒其詞。真誤人不淺。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陳修園曰。此爲陰虛者出其方也。夫腎主閉藏。肝主疏泄。失精家過於疎泄。故少腹弦急。前陰爲宗筋之所聚。氣隨精而過泄。故陰頭無氣而自寒。肝開竅于目。黑水神光屬腎。肝腎虛。故目眩。腎之華在髮。肝藏血。髮者血之餘。肝腎虛。故髮落。以上諸證。徵之於脈。脈極虛。芤遲。遲爲清穀。芤爲亡血。虛爲失精。然失精家脈復不

一。苟脉得諸芤動微緊。男子爲陰虛。不得陽之固攝而失精。女子爲陰虛。不得陽之剛正而夢交。以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是湯也。與小建中湯相表裏。用得其法。頭頭是道矣。

唐容川曰。此論陽虛不能收攝精血。故脉見虛芤。陽浮于外而不斂也。微緊者。虛寒也。故主用桂枝龍牡湯。修園注。此是治陰虛。誤人不淺。

胡毓秀曰。少腹弦急。卽寒則拘急之謂。陰頭寒。目眩。髮落。陽氣不能充于上下也。陽虛氣不固攝。則陰亦不守。故爲亡血失精。下利清谷。且其脉又極虛芤遲。芤動微緊。論脉論證。全屬虛寒。凡陰盛于內者。必陽浮于外。神魂不守。必有失精夢交等證。故加龍骨牡蠣以鎮斂浮陽。安魂魄。此證屬於虛寒。與方對勘。其理益明。而修園注爲陰虛。顯與原文背謬。眞誤人不淺。

桂枝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芍藥

生薑

各三兩

甘草

二兩炙

龍骨

牡蠣

各三兩

大棗

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水分溫三服

徐氏曰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加龍牡者以失精夢交爲神精間病非此不足以斂其浮越也

天雄散方

天雄

三兩炮

白朮

八兩

桂枝

六兩

龍骨

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天雄多無真者當以大附子代之）

尤在涇曰。此疑後人所附爲補陽攝陰之川也。

陳元犀曰。尤注未確。先君移於八味腎氣丸方後。可謂發人所未發。

唐容川曰。上二方皆陽虛失精之治。今多陰虛失精者。不可誤用此方也。凡用方當攷實。切勿徒贊其妙而亡其實也。此方與桂枝加龍骨牡蠣治證同。桂枝湯天雄更能溫腎。言外見此與前方相繼成功也。若移于腎氣丸之後。則誤矣。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痺俠背行。若腸鳴。馬刀。俠瘻者。皆爲勞得之。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瀉泄。食不消化也。

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
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陳修園曰。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元陽不足矣。陽不足。則不爲衛外而爲固。且陽病而陰亦不能自長。陰亦不足。故不能自守而喜盜汗也。人年五六十。陽氣既衰。脈不宜大。而脈反大者。非真陽之有餘。乃虛陽之上亢。痺俠脊背之左右兩行。爲太陽之經道。太陽爲諸陽主氣。陽氣虛。則痺而不行也。若陽氣以勞而外張。外張則寒動于中。而爲腸鳴。火勢以勞而上逆。上逆則與痰相搏。而生于腋下。爲馬刀。生于頸旁。爲俠癭者。皆爲勞得之。脈沉小遲。三者相並。爲陽氣全虛。故名。

脫氣氣脫其人疾行而喘喝。陽虛則寒。寒盛于外。則手足逆寒。寒盛于中。則爲腹滿。甚則溇泄。食不消化也。脉輕按弦而重。按大弦則爲陽微而遞減。大則爲外盛而中芤。減則爲陽不自振。爲中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見此脉者。婦人則不能安胎而半產。不能調經而漏下。男子不能統血。則亡血。不能藏精。則失精。唐容川曰。脉大者。陰虛而陽浮也。陰血不能養經。脉則痺俠背行。老人之喜睡背者。是也。馬刀俠癭。是肝血不養筋之病。腸鳴亦有熱證。脾陰不化。腸枯澀而氣不暢。此證亦多。修園錯認。腸鳴爲寒。故注不的確。不知此與下沉小遲。乃一陰一陽之對子。此節脉大下節脉小。此是陰虛下是陽虛。互勘自明。幸勿混誤。按仲景論證陰陽俱有。修園偏于從陽。故多差誤。論脉尤葛藤。

胡毓秀曰。首節脉虛弱細微。是陰陽氣血俱虛。陽不能固。陰不能守。目合則汗。